毛詩要義

二雅正經各三王皆在

小大雅譜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

一 豐 武居鎬 幽以上 皆鎬繫 犬丘

湅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蹔居之非遷都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歷

延流于晁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揔云豐[illegible]焉

〔三〕疏以言王者文王稱王後作稱謚者崩後餘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首作也

〔四〕疏謂文王小雅其事多在未稱王前

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
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
四年也出車杕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
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
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
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
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
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
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爲鄰國相聘之法

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作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爲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謚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爲之未可定也撿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

五 服虔皇甫小雅無成王詩非毛鄭旨

襄二十九年左傳爲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
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
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
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
也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
傳曰爲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以下至鳧鷖
是爲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
爲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
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輩皆言大

[illegible]之事安得爲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闕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序成王不得爲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

[illegible]傳言金奏肆夏譜言歌歌必以鐘

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
奏之春官鐘師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
鄭云始作謂金奏晉吕爲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
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
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譜云天子饗
元侯歌肆夏

七 歌在堂上衆聲堂下

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其
合樂則在堂上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

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

八王燕元侯升歌頌合大雅次小國歌大雅合小雅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牧伯與上公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揔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

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於諸侯同也

九 鄉歌小雅燕合鄉樂有上取下就

用樂自有尊卑為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注並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似為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主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

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鄉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

十

笙間管舞之詩無文以言

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約天子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

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

十一 王道衰詩兼美刺謂之變雅

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爲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爲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爲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

厲宣幽之詩惟厲詩稱不明

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爲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

車小明都人士緜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

三十 以史記厲王本末考之可知者惟十篇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召二
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於彘如遷此
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嚴
言又三年而出奔則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
善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
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
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
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也雨無正云周宗既滅
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

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詩經旨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旨教王為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雨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

可詳也

【䟦】宣王之衰有漸自三十九年後大衰本紀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它過惡唯敗於千畝爲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剌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

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矣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滋求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

刺誨為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
職廢羌戎為敗推此則其餘亦多廢後事也
【正十】宣王德衰後以斯干無羊終著其始善
宣王中興賢君未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
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而不改則規正之規而
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沔水
鶴鳴祈父也以為王惡漸大故責王稍深此沔
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
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

人既去則知禮教不行室家相棄故言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録者雖兼善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説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爲同時可知今反在譏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

【十六】幽王之惡三年始八九年極十一年終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其廢去之年月皇

國語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即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大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爲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遂大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内王室始騷謚言與王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爲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又云蹙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

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車舝序云褒姒
嫉妬小弁言大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
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
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
之後也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
之後者蓋多矣

【疏】變雅以體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
此三者變雅善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
變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關

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爲隨政美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

十八 二雅大小自有體

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遷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一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

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而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屬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屬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案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

廿　常棣作於武王崩後而列於文王詩

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

譜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偪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爲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爲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爲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爲然故魚麗序

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
之後而在文武治内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
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内之於文武之正雅以
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
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怒文武時
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
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
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

發問則於時鄭未爲詳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
此篇爲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爲此
譜則決定其說爲成王時也

十二 十月之交等四詩本刺厲王毛公移之

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正義曰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定先後

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

一九 毛公移四詩欲以宣王繼小雅正經

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闕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失德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喜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脩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由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與復小雅而示

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爲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夷狄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爲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檢而當焉

二六 鹿鳴飲幣謂酬幣食幣謂侑幣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飲之

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疏】食賓有勸飽之幣飲有送酒之幣

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亡準此亦為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

酬食禮無爵可送琥璜爵謂以送爵

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有酬幣矣故知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

〔○五〕謹言饗食之幣燕唯好貨無他文

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食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比六〕示我周行毛云至王道鄭寘我周列位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

樂嘉賓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謂言己維賢
用呦呦至周行毛以為燕食以享之琴瑟以樂
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
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
句為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
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為
示也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
也不得異耳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為
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

七十七 鄭不見古文引張霸尚書

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僞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爲僞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

七十八 視民不恌鄭示民不偷視古示偷爲薄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恌愉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

禮於旅也語嘉會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
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傚
言其賢也禮記云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
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
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示之
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
示俗誤行之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
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
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於旅酬之

己　箋注春　心行德　言與此　冥注禮　吞先

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
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
愉音史說文訓爲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
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本作偷蓋然鄉飲酒
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
孔昭之明德　　可則傚也以德音
自賢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
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以閒
行示爲至道至注詩後更爲別解

十三 燕樂嘉賓之心謂致樂以得其志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一卅 四牡文王爲西伯時王勞使者之樂歌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三 燕鄉皆歌小雅之三以文王爲法

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從後世常歌是爲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定本云作小歌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二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

四 臣受命出使舍幣乃行故不皇啓處

不遑啓處遑暇啓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正義曰案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

汲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爲君使也
又曰釋幣于禰遂受命遂行注引曲禮曰凡爲
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也出使舍幣乃
行之事也如聘禮記釋幣于禰於行乃云遂受
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在
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
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
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之語聘彼之意與此
臣受命者別也

鵻名夫不鳥之愨謹者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依于苞栩鵻夫不也箋云
夫不鳥之愨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
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
之正義曰釋鳥云鵻其夫不舍人曰鵻名其夫
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鵻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
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夫不者故爲司徒郭璞
曰今鵓鳩也言愨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人受
壽可以不勞並自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愨謹

皇皇者華

之鳥豈不爲勞尚以勞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

卅五

經謂使臣光君命序謂君命使光華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命也經以君遣使臣主勑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爲此次也序以君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爲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

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勑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

疏 每懷靡及鄭謂懷其私則事無及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疏引外傳全文此偶不録毛鄭蓋有所本

卄七 周爰咨諏毛鄭皆以春秋內外傳爲據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箋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之訪問求善道也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爲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爲詢此皆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爲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爲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爲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爲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

爲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爲患難毛
爲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
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
其忠信爲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
一句又云咨才爲諏咨事爲謀與左傳畧韋昭
以爲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爲事又曰事當爲
難是也餘與左傳同

箋既獲五善猶云靡及則成六德
正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

六德其傳之所據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
也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敢
知此爲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若皆於
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己非得於彼同云得
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爲得之於忠信也
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已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
言愼其事也韋昭云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
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
也傳曰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

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

一 常棣周公所作以親兄弟召穆公歌之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此解所以常棣之意咸和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左傳曰王怒將以

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為恩疏

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

十四　二叔鄭賈云管蔡馬融周仲文夏殷末

先儒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

即二叔宜爲夏殷末世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
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
閒者以昭六年左傳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
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
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
得爲管蔡故聞之鄭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
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
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
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

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二四

鄭以鄂不韡韡不當作柎言鄂足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柎同

二四

脊令而在原失其常處故求類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

摇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
云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
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

三四 兄弟內鬩外禦雖有良朋塡久無助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鬩很也箋云禦禁務侮
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每有良朋烝也無
戎烝塡戎相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
來久也猶無相助己者古聲塡寘塵同正義曰
他人侵伐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

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
朋友也

【四】安寧相琢磨則兄弟不如友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
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
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

【五】不脫屨升堂立飲曰飫飫為私大於燕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
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正義曰飫私釋言文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飫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爲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内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矣以私在路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爲公事對公故言私也知飫禮爲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

詔物是有所誅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爲飫禮
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
殽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
曰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
飫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
親也禮飫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
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好合此傳曰王與族人
燕則尚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
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

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爲飫下二句爲燕飫

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

四六王同姓大夫之婦名宗婦同姓女名內宗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箋云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食合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也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

四十八 王燕宗族宗婦內宗從外於房中

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爲宗婦也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人有爵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名爲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禮

[illegible]燕札亡鄭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

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爲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宗婦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

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子燕之禮亦然故云王
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
〔四九〕先言朋友見總名別言故舊
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爲重故先言之而後
言父舅先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
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總名而又
別言故舊以明其爲一事天子至于庶人未有
不須友以成者卽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
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言

反之由序則以詩本表為燕所以倒也舊則不可更擇新交非賢不友故變朋友言友賢

【疏】丁丁嚶嚶有相切直之義

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總言丁丁嚶嚶為相切直

【一五】傳伐木許許柿貌

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為柿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為

■湑酒以筐曰釃以藪曰湑縮

聲而有柿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者筐竹器也
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
蓋相傳為說因釃言湑遂解下文用草者用茅
僖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
縮酒是也藇美貌 釃宜所餘所寄 藇音敘

五 燕族人用羜天子禮異諸侯

此有酒有羜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
者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
肥羜而已是非饗明矣今燕禮是諸侯燕其臣

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也云
有肥犓若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
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
室之禮是天子饗燕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
也

【四五】此謂食禮乃有醴酒謂饗禮無大牢
正義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
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陳其黍稷謂爲食
禮燕禮王於飲酒無殽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

三五 燕諸 餐言 諸舅互 文

禮可知周禮地官舂人云凡饗食共食米則饗禮
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
殽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釃酒并爲一事亦不得
言爲饗禮何者饗有大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
羜也但於肥羜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
粲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各爲一禮上句爲燕
下句爲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
六五 乾餱謂乾食湑訓莤酤一宿酒鄭訓爲買
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餱之食尚以

[illegible]怨況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湑泲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興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閒暇矣共汝飲此湑酒矣言已率有閒暇而爲此飲其意欲令族人無不醉是王之恩厚也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爲異餘同

【正】鄭謂周公既夏禘爲禴而文王詩已有禴

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禴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

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者若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者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

【正】先公諸注不同或數稷或不數

先公謂后稷至諸盩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盩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盩天作箋云諸

盩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其大王之前皆爲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爲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

【五九】歌采薇遣戍文王爲西伯詩

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杕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illegible]

休息之

上 師不踰時采薇豫告以仲春涉冬、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玁狁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古者師不踰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曉之也采薇至之故正義曰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

寔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遏之者聖人觀敵强弱臨事制宜撫愆以道辟及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爲法

一十六 歲亦陽止謂陽月

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後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剥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

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鄭以禅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

十月無陽而名陽其實陰陽恒有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無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萋

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

三六 嫌於無陽鄭作慊與溓孫炎鄭徒仍作嫌

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慊之慊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溓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以爲義巳至四月故消息爲乾非十月也且文言慊於無陽爲心邊兼鄭讀從水

遠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

【六四】卿以上所乘車皆曰路此將帥命大夫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爲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

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爲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

疏 侵伐戰三傳說異鄭參取以釋三提

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觕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

[illegible]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
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二傳
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爲用兵淺者其實
侵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
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
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齊人伐我東鄙
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
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
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

月之中三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唯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敗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疏]小人所腓傳云腓辟箋易爲庇

傳腓辟二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爲庇言戍役之[illegible]庇倚謂依廕也文七年左傳曰公族者[illegible]

之所[illegible][illegible]是也

疏 象弭象骨爲弓反末亦解紒

弭者弓弰之名以象骨爲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陸璣疏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傳云解紒不知解

案 釁之 夏 箭 渤

何繩之紒故申之助御者解繳紒也兵車三人
同載左人特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曰左
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繳紒者御人自當佩
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彄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
亦不爲解繳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
必須骨故用滑象若繳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
非專爲代御者解紒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矢
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爲

之是矢器謂之服也

【六】遣將帥戍役同歌同時反勞之則異
出車勞還率也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
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七】言出車設旐將憂僕瘁亦知其勞
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
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
我為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

旐而屬之於旄之干矣以屬旐於旄乃建立彼旐於戎車之上矣旐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旐則亦同建之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旟旐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旆旆者乎言皆旆旆然垂也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焉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勞苦亦知其情也言此旐彼旄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皆此類也

七勞還帥謂軍吏伍長以上

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此言勞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

旨載旗注云軍吏諸軍帥也

二十七 城朔方謂築軍壘蓋散文城築通

知為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

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

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

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

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二十七 古無紙書之簡以相命為簡書

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

杕杜

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鄭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箋]南仲已平玁狁將移伐西戎

[疏]嘤嘤至西戎正義曰南仲已平玁狁將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

[杕]杜

[箋]憂我父母鄭謂憂其夫不與北山同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

十六 檀車 [illegible]謂 甲士所 乘非棧 [illegible]將來

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檀車幝幝四牡痯痯
征夫不遠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正
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為託
采杞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
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之則憂我父母謂
夫為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
姜稱莊公為父母與此同也正義曰此戍役
之妻説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為車伐檀
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輻是檀可為車之

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豺獺相對為十月事也

二八 如春薦秋膳之屬得殺惟不可故獺

王制直言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示人禁取麛卵是尊卑皆禁也但急於春夏緩其秋冬差可為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薦韭卵秋膳犢麛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故田獵以取之

二八 傳鱧訓鯛鰋訓鮎鄭璞四者各一魚

傳鱧鯛正義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

璞曰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鱺或作鱧鯇若作鮦似與郭璞正同傳鰋鮎正義曰釋魚有鰋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為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為鰋鮎鱧鮦四者各為一魚

南陔等三篇燕鄉皆用孔子時猶存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

詩義存

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盡小雅云耳而下非孔子之舊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二禮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總言鄉飲酒燕禮用焉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於堂下鼓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

是文不同鄭據一而言之耳

【六八】内治始燕臣外治終勞還篇各有次

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内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

朋友是文事也采薇等篇言命將出征是武
事也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爲政之
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爲首也羣臣
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
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
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
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

苦於上所不知則己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
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
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
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爲先後也君臣
既治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
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
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
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
攘夷狄之患故次采薇遣戍役遣則欲其歸

皇著　為常歌　鄉飲　杜皆　句小雅

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卒後杕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武王之事繼之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絜故次白華言孝子之絜白也萬物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

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爲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爲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其事重爲常歌故以爲諸篇之首也 二雅譜正義

八 饗燕用樂實同鄭異之爲上取下就例

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臣子
合鄉樂爲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
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爲上取則知
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
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卑之差而云饗或上取
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爲別者以禮叔
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爲
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
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

九

從君臣
又諸侯
朝聘饗
燕皆有

臣晉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使上取以饗爲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群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爲賓致饗食之禮

曰公與諸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爲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爲差不由饗燕爲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

二雅譜 正義

【十九】天子於諸侯稱父舅諸侯於大夫亦然

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顧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

九一

贊尊於

大國之

君而稱

叔父進

一循

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雖以長幼爲異

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

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

常爲伯舅伯叔經傳無其事且公羊傳曰王者之

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

日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公及五等爲

二節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邦

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

九二

齊晉衛稱叔父晉又稱伯父

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是稱大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與霸又以為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

[illegible]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也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大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俱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

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爲叔父成二年傳王
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謂晉爲叔父
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
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爲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
皆呼之爲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
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爲伯父由此觀之
魯衛爲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
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爲東伯而
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變父禽父王

王於
文侯直
稱父天
子稱公
卿世父

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
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
父是爲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
於妹邦鄭云康叔爲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爲
州牧燮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爲州牧也伯禽
作費誓尊征徐戎爲方伯可知三國並爲大國
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
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
故更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亦

王得文侯夾輔周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戩𤢡

九 鄭既見毛傳不改禮注然儀禮亦取詩序說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

未聞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爲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

毛詩正義

五九 大小雅各有正經䟽謂凡書非正經爲傳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内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爲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榱棟周公内而架之乃成爲室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鄭二雅譜

毛詩要義卷第九